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一送

宋 寧宗十一

陳桎適繼續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金明昌六年春正月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胄致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師理曰汝宗姓也祖以保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杜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吳安天位杜書監深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疏論之乞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買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石帥著屬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素相位而去官僚與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根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期陛下以登九五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辱而去天下後世其謂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何章穎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初為黨背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或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周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徽奏祖儉不當貶不從後論因逮讀論及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汝祖儉者當處以新州駟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扶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夫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鐘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余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既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固知彼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特為判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辨其非即遣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均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六

祥簡以汝士心疎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家中等安亂上書有指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為以李沐為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為右正言五月金命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鞅等節詔戒百官朋比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仲國子司業汪達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自程頤程顥以先王之遺教諸後進其徒務時多傳其緒言由是舉從者李侂未幾燮行致知以求深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遺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怨趙汝愚未幾以吳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吳者皆遺學之人若以遺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庶幾好脩皆偽情耳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投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委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孫元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仲汪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伸達為狂言亦被斥德秀嘗宦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觀內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六

二

除而留止語著作位郎范仲顛曰若劉德秀以行朝廷無所待之理德秀故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虞師旦復建言請考核真偽遷至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指論太極圖亦被實據陳仲顛之孫韓德頌學為時所尊茲敢皆可師法與人未嘗有訛及偽學之論起凡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焉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何澹乞風厲學者尊師孔孟從之中丞何澹素有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胄引之以成偽學之禁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厲學者尊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指詔以其重榜示朝堂澹尋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冬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真之也以此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饒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遂且及徐誼詔責汝愚等遠軍節度制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制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汪義端嘗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屠戮李林甫事示欲效之之意適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

欲我我死汝曹而可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鏐承能肯
 密諭審辱百端汝惡速暴荒天下聞而克之計聞有旨遣復原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繼還復官之命汝惡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允雷期韓琦
 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斌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
 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汝弟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允宗疾汝惡肯
 下願身定大計于頃刻汝惡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厥矣卒為佞
 宵所構斥死遯荒而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為惜哉初汝惡嘗夢孝宗授
 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吳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絲遂用
 為罪云徐誼為汝惡所器凡有政務多諮詢之誼隨事稱頌不避形迹怨
 者始果又嘗勸汝惡早退及豫防佞宵之毒是以能宵怒之金充谷清臣
 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清臣至臨潢令移刺致完顏貴圖馬
 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篇以當後隊連至合勒河前隊攻務徒
 諸營下其十四回還清臣為部科出掩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賊前北阻
 糶由是叛去大肆侵掠金主遣使免清臣以累代之累至臨潢遣使散
 等連兵大盛漸攻其諸營移刺親等為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十二月以
 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上明

宋史卷之九百六

志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全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違亦舊也
 全主政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夜訂故明昌之治院編
 清明又好持針善頌以所親廷為奇持國行三罷上
 二年丙辰至庚午三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
 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夏四月余端禮罷其
 佞宵擅權 昇斥正士端禮費費不惟志稱承米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
 燕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 初翥奏思所疏論偽學思不從端禮宵
 遂薦翥而罷思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
 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起以區夫
 痛人主之拘執動天下故文風未能正變乞將語錄心類盡行除絕故是
 科取士稍法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實文學之書為世大禁矣以
 張奎為尚左郎官准西總領張奎上言通者偽學盛行願陛下聖明斥罷
 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且上下聖字勿受
 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少餘食尚互知官作華文閣
 歲字宗御集也秋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罷殿中侍
 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書李休甫故事以偽學之責皆名士致盡

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召臺諫給金論
參母及舊事得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
秀遂與御史張伯瑛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黨宿惡或滋長不悅臣等不
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
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等謹告中外令舊黨
知朝廷紀綱尚在不主欲肆帝從之乃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事及
舊事自是化育與其重政治之士愈急矣黃輔上言治道在照首惡而任
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依故仁宗嘗曰朕不足得人進先
於心此是極之道也願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絳乞住進擬偽學
之黨從之太常少卿胡絳上言言此年以來偽學猖獗國為不軌動搖上
呈詔詎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僅命羣
邪屏迹自御筆有枚徧定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承旨為調停之
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社者建中靖
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首首惡皆逐詔偽學之
黨率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九月嗣濮王士散卒 冬十月召陳賈
為兵部侍郎以其嘗學朱熹也十二月罷祕閣修撰致仕朱熹官處士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六

四

蔡元定于道州臺陳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此偽學為言然俾
清議未有稱言熹者胡絳獨草疏將論之會以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
祖上疏進論程頤之罪侂胄為御史絳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祖論朱
熹十罪且言熹判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要榮事慶之妖術黃鼓後進張
浮厲誕私立品題故呂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實盡食泆衣褒帶
傳或會徒於廣信寧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觀閣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
魅乞職無職置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
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言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言于
地語用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
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
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思飢喫菘以
積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
對講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無不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
表揚熹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熹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會偽學偽黨之
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既不解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錢
別蕭寺中生客與歿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愛之情幸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東謂宜緩行元定曰養罪于天天可
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泥血無幾微見言面至存陵速近來
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
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有
況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善物聞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
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善疏釋四書
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杜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素
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
行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三年金永慶二年春正月鄭僑罷二月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違從
邪衆然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弊盡歸其責乞詔
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之夏四月以不祛為嗣濮王閏六月賤觀
文殿大學士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韓侂胄熾正都堂之辱誣右正言
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首云招引偽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
已張奎言之尤力遂責之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為

永樂大典卷萬九百六十六

五

金主信任與李杞覺擅朝政張復亨張嘉貞張元庭張履史張幹趙德高
元甫傅汝梅裝元郭郭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人並謂之胥門
十哲至是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九月以劉三傑為右正言
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
前日為黨今變而為逆實防之不可不至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
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讀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會御試
進士清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蔡中行獨申
清司云自如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足與不是偽學知以為偽不願考校
士論壯之高麗王皓以其弟暉權國事金復以胥持國為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滁州
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履偽學舉薦屬官及刑法無吏自代
之人並領首冊籍記姓名與聞慢差違從之於是偽學逆實得罪者籍者
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為之首朱嘉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
章穎鄭漫樓翰林大中黃由黃鶴何異孫達吉劉元祖呂祖儉葉適楊萬
里項安世沈有開曹三聘游仲鴻吳璣李祥務簡趙汝謙趙汝談陳悅范
仲朝江達孫元卿袁安陳武田潘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顯周南吳柔勝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六六

孝且上厚之益浩越華曰夫震望周城危仲士張致遠錫宋中周瑞朝張
衡林仲麟符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
天下以重與不必置符以示不費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權
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四年戊午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以葉蕪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葬憲聖
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 詔禁偽

學石鍊張大夫施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借為道學之名擢臣力
上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亮單詔曰
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煽肆毒究包藏禍心傾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
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屬精吏始凡曰淫朋
比德襲其自新而歷載朕故帝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詐流
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眾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表賢而不思實類乎紹
聖之嘉完至德康寧不汝朕殄今惟自作非情意者漸於流俗之夫弗
可復反歎將社於國之深恩而罰有弗及歎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
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論
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違味不悔恬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六百六

終不悛非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遣文
虎愈於要職以丁達為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達入對極論元祐建中
調停之實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師何澹特附韓侂胄專主偽學
之事深悅達言斥薦為軍器監秋七月葉蕪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
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史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
達見侂胄流涕執其知遇之意哀通之狀不覺展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
是命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帝于元中憲王峻卒未有皇嗣京師等
請擇宗室子有七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六年歲矣以趙師弄
為工部侍郎師弄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官爭貢
亦與師弄最茂至出小命曰願獻少米核情轉唇之力東至簡然小案上
綴大珠百餘顆眾怒且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
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
之未有以應也師弄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皆喜為求還官拜
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顯竹蕪草舍謂師弄曰此真田舍間氣象
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雞鳴最薄規之力師弄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
之冬十月金遣承安寶貨時張年號以五十兩其五百貫民間或有戲鑿

之者價隨以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實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
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不與實貨多雜以銅錫漫不能行燕京間肆乃罷之
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萬一千人

五年己未 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尊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進汝
恩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璣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恩竄之既而逃還
璣黃轉徙賈州之乃使建誣告汝恩定策時有異謀及其列宿蔡所言凡
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鞠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與安世等以實具
事中西舍人范仲華謂從賈曰章得象筆之權不為不威然而至今得罪
于清議者以用文獄故耳相公胡為歸之從賈曰某初無此心京鏗劉德
青實主其獄事得已復登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

允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建進議副尉二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
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
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
萬世諫議大夫張奎劾光祖送不威書憤懷嘉和附偽學欺世罔上詔

落職房州居在吏部侍郎胡鈇免 三月金立王牌為高麗國王 夏五
月行統天歷 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 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
壽康宮帝始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
通官上壽禮成奉表稱賀詔進幸執官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嗣濮王不佞卒

六年庚申 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鏗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
樞密院事 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
卒 熹登第五十年任于外者僅九年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
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反飯粢羹率與之
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

趨避尺步稍以備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
依阿吳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押游市肆以自別其非
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
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持筮右正言范崇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

候送偽師之盛會衆之屬非與後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
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及熹所編次有
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永樂大典卷二萬字貨六

七

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
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元輔廣幹之言
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
知者曰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厥以為知言 幹初見
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
及熹病革以深水及所著書授幹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
既幹弟子日成編禮者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任終朝奉耶 燾初見熹
熹告以曾子私教之語且曰致遠效以教而任重責乎私也燾因以私名
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燾俟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
語人曰燾遠學可畏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燾嘗曰凡人不必
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刀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
道學者宗之位終且華文周 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
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為志謂黃幹
曰所望以水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學平居不異常人至
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昔春秋秦莊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任終且實章聞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六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
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淳淳請受教焉學益力熹語人曰
吾向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言
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
著述任終安漢主簿 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
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
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同學雖未能周蓋然中於大本
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 灝性行端飾以孝友稱 廣
淳謹動恪嘗著四書纂疏時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說无定字也者書
傳安定郡王子恭年 夏四月以不登為嗣濮王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
之 太上皇后李氏崩 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
樞密院事初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侍從侂胄見
之無以自適能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北至則
焚官卑能侂胄設榻于堂延自強升堂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取踏躡
狀居上者能侂胄曰陳先生老健洵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
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次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遂為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六

中察曰日登極府自按以邊人意圖諸州學官不自意遽至大用遂委身
攝陪侂胄焉八月太上皇帝崩尤未切有今聞贊用儒非及即位之初總
權綱層層傳傳賦殺刑有可觀者及官闈如詳閣寺交構驚憂致在孝養
遂息孝宗之業東馬京鐘卒雖初與韓侂胄友善因得大用遂一變素守
奉行侂胄風旨唯謹時附益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居言路以排擊善類
侂胄之謀多自陸發之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九月發
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新韓侂胄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祖泰夷簡五世
孫也性疎達尚節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采劾周必大有偏偽
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必大有為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
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
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
之國而陛下不知快耶陳自強侂胄重韓之師環致幸輔陛下善學之臣
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文胥周筠韓氏之斯殺人人知之今
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
時果識師旦乎樹房之親果有筠乎能實之徒自尊大而平陵朝延一至
於此顧坐謀侂胄師旦周筠而遂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六百六

九

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尋有旨呂祖泰持
和上書語言狂妄拘管建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交權曰人知我
素與君共謂我與聞子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
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黜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
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莫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
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律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若且置汝祖泰笑曰公
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命謝深
甫朝獻景靈宮祠濼王不登朝變太廟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
月以典憲為福州觀察使更名曠 皇后韓氏崩 十二月葬永樂陵
楷恭澍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 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玠太尉
嘉泰元年辛酉 金泰和元年是歲西連亡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
為少保從龍康年辛也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秋七月何澹罷時吳玠
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幸輔覓求還
蜀陳自強為之官于韓侂胄侂胄許之曠路獨不及澹澹持不可侂胄怒曰
始以君肯相就無偽學汲引至此今願立吳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六

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空士論罪之大旱。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蒸書樞密院事。以吳玠為興州都統制無知興州賊王興州因謂制都統制王大昂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賊吳志遂成矣八月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松辭侂胄乞甚自知錢璠錄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書於侂胄名之曰松奇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此殿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院乃變襲西遷滅之。西遷主直魯古出復乃變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修進襲建永冠。尋直魯古為太上皇親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遂祀始絕。

二年金春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師旦平江府首佐也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受其弊楚東石姓于嘉王邸史士肉遂以潛邸隨龍恩入官云二月連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發去吳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體刻錄而何滯劉德秀胡絳成之及雖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平矣欲稍更改以清中外之微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如此黨禁恐後不克謀復之禍藉曰今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己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

永樂大典卷二二九六六

十

遂解脫斥者漸還故職夫禁私史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子觀為安定郡王八月以袁詵友同知樞密院事作賢護闕厥先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年八見帝行家人禮事和厚伯圭執臣謹愈恭冬十月連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少以安客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連封號好有會稽楊汝山者后自言是其尼因姓楊氏韓后崩后時為貴妃與貴美人俱有寵中官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會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汝山自是貴顯矣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九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九中至是連位太師時侂胄既執黨禁因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平素疾陳謙等皆起廢連用於是名士大斥者往往損規節以規禁連矣政府樞密堂諫竹從皆出侂胄之門莫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奉小滿朝勢焰熾灼閏月封福州觀察使嚴為衛國公三年癸亥金春和三年春正月謝深甫罷深甫力采罷政帝問卿能為

服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深甫固請乃許之張巖罷帝臨太學
 以表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
 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率執湯息不敢為吳自強至即空名敕到投之
 惟所欲為率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奉餉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
 或問之則愧謝曰所以塞責藉手耳加以包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
 言無必題其紙去某物若干并蘇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閱縱子弟親戚關
 通貨賄任進十請必請價而後予郡城嘗火自強所貯一夕燬燼侂胄首
 遣之為婚就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
 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蘇師且為叔室
 史史連祖為元侂胄毒死專國自強未蒙之功惟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
 事秋七月命殿前司遣職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九月袁詵友罷
 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金彪奉御阿魯
 帶為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為北鄰阻謀等語所獲無幾不與所討
 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奉益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
 命懼宋人乘其隙乃命衆種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雜場宋人聞之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五百六

乃嚴防守禦雖能宵達有北伐之謀市馬屬兵甲戰逆艦奉御阿魯帶使
 還言於金主以高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首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
 郡王子覲卒

四年甲子 金泰和四年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
 胄立五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既獲之激遂起衆財募卒出討餘庫
 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玠練兵西蜀既而安堂守臣屬仲方言准北派
 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全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
 臣預備兵為富卒慶變之計侂胄大喜拜授都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
 用師之意益銳夫高麗王暉卒子讓立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
 之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
 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遣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
 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一月以伯相為安定郡王
 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胄欲復
 陳自強請遣孝宗與叔相因用司總教內外財用格免民財州郡發勤馬
 關禧元年乙丑 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
 元以國恢復士寅固辭遣罷師入鞏州師入鞏州未幾唐州得探者言

宋七兵界安符謀北伐金主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誓約徵新兵宋入
境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以李奕為鎮江
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
橐窠岳于建寧府韓侂胄既意欲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連累
且乞新罷官麻師且用術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獄嘗是年五月
詔以衛國公璘為皇子進封榮王金以傑散揆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
金主聞宋將見復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殿切之餘自敢不戰恐不敵
盟完願止獨曰敢取先世國寶天禧紀云皇志中國者我金主然之乃命
平章傑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威拱復建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
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後復大序傳故事已今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侍
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為請罷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弟侂胄遂置機速
房於私第以圖恢復復舊日盛至既作御筆并無持牌事關機要未嘗奏
票人莫敢言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關門事韓侂胄既復之議皆
師旦發之以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傑散揆至汴
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各言違臣土事已行既無所置兵亦已抽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九百六十六

去後信之會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復通誘虹縣民蘇貴
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慮他盜及聞行臺之定益畏衆不敢去備
且兵皆白丁自秦種穰將感飢疫死者甚衆揆益壯備以其言白于金主
時金率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
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劉德
秀罷陳景俊知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質正且以丘密為
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韓侂胄聞金命傑散揆宣撫河南乃以密處之初
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國不可一日而忘然
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
有身死食遺之人後賢能傳萬一宜堅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
是密于言切諫曰金人未有意敗盟當示大體宜中警軍實使吾常有勝
勢若棄自彼作我有備矣因乃辭不拜侂胄不從大旱師襲北陽殺金
阿里根撤觀師焚黃澗獲金高顯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使太希
仰趙之傑來質正且入見韓侂胄以其禮倍諸帝還內從之
二年丙寅金泰和六年夏農宗貴金惠天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
武皇帝元年春正月師入撤年谷獲金獨剌三月以陳仲為京湖宣撫

永樂大典

使伸遠致仕仲為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惟不樂致去。及北伐之議起。上言切諫。侂胄故首以藩閩命。伸遠致仕。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玠為副使。韓侂胄期以四月分道進兵。故有是命。玠由是得從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玠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玠以執政權見。玠責其度參。玠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玠抽捕以去。松殊不懼。其愛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直意尔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尔國公移。朕即罷司。而尔國使使益甚。率臣以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姓宋皇帝或本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或力言。由是用兵益失。金更定北保法。以五家為隣。五隣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北戶口。惟曾賦稅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韓侂胄既棄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陳森進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吳玠燕陝西河東路招撫使。趙淳燕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燕副使。吳玠燕陝西河東路招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遣衛卒戍淮東。追貶秦檜贈諡。論桡主和誤國之罪。李王貳降封衛國公。改溫州為復泗。

宋欽定四庫全書

州及新息。張信穎上虹縣。金命其平章政事傑散。按領行省事。會兵于汴。以宋渝盟。吳玠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玠久嘗其謀。及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來脩之。董集共為反謀。徐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先帝世繼大務。報復爰邊先志。大業討除。宜頒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蓋茲履曆。猶托要盟。履生靈之責。奉漢誓之歆。述其不恭。結其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荼毒。泊行李之繼進。復慢詞之見加。舍垢納污。在八情而已極。擊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情。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表及朝而說。強者與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故稱其軍。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力疾命。辟越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金以傑散授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全以宋畔盟。告于天地廟社。以傑散為副元帥。遣兵分守要害。而命郭德守臣。復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李興帥師圍壽州。郭倬李汝翼。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六六

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 故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稱嗣 徐宗孫而 魏忠憲王惟之子也 均之父曰市置六月李英敗績于壽州 鄧友龍克 以丘密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克友龍而以宗代之駐揚州 至主韓侂胄將悉以三衛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帥郭倬李 汝翼皇甫斌李英等皆坐貶 田琳復壽春府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 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旦所挾一夕招李英飲酒語及師 且始謀重慶微徇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且怯勢招權使明公負險非策 倘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詔州 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夏李安全廢其主統佑而自 立夫金宗宗孫趙王仁友子也統佑未幾死威春敗績于邳州 九月金 滿察員取和尙原 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統石烈執中國楚州保散接 分兵為九道南下 傑以兵二萬出穎奔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鄆統 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滿口統石烈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 兵一萬出陳倉滿察員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澤石林 仲溫以兵五千出藍川完顏曠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河口渡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六

十四

進圍楚州朝見始軍十一月詔郭果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 以丘 密奏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而日急或勸密棄盧和州為 守江計密曰兼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嘗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 守金完顏匡入光化秦陽襄陽軍隨州 金傑散撥渡淮入安豐軍遠圍 和州探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淮八壘難可涉即遣吳也驥揚兵下蔡 聲言欲渡宋將何汝勵馳公佐以為賊然悉聚屯花靨以備之探乃遣養 工等潛師渡入壘駐于南岸探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 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探連奪頰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遠圍和州 也于光化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換旗幟于松江上下於是 江水大震以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金統石烈子仁入滁州 金 完顏匡圍德安府 金滿察員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 金統石烈子 仁入真州州之士民大潰和鎮江府守文紹節至具奔濟遊者大有所全 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其驍楚河池退保青野原賊死連進能淮源如金 因行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賊恐謀泄乃遣兵攻 秦隴與金人乃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以若按兵開境不為兵 用仗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金身之地御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

故事史能順流東下助為衝角則花鹿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
 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曠獲人兵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之報曠曠得報
 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滿察貞
 破和南原泮池堡西和州曠將王善等方力戰曠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
 潰貞入成州曠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關陝大震轉運判
 官陳成言曠反程松不之信也金統石烈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
 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完顏亮入大散關吳玠還興州時興州
 郭統判每思以重兵守關吳玠聞金兵至因撤善關之戍金人由版關谷
 逸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 亮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探從之
 遂還師下蔡和州國解探從與不道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靖遣之
 復准 亮密獲之語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大帥意令
 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大帥爾宗使舉其能始審韓解之意密
 奏使人獲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靖回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韓
 倪實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
 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探 探願講好息兵探曰韓臣到地獻
 首福之臣乃可 宗以上聞帝諭密使歸 畢遣持密乃復遣王文來往言用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零六

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既然探曰倪
 實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來還 密復遣文來及林洪宋顯相繼以
 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 探始許之密聞于朝朝廷乃以報
 書令陳壁往馬壘至探遂自和州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南者皆
 去惟留一軍守濠州 金立吳玠為蜀國王 大散關既破曠乃退壁興州之
 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曠于置口曠且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曠告身為報
 曠盡出以付仔仍獻隋州遂自置口還興州綱乃以金主命遣致大官使
 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曠為蜀國王曠密受之翌日召幕僚諭意言東南
 失守半駕幸四明今軍從樸濟寧王翼揚發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志孝
 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曠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
 吳氏藩謀于金薛叔似陳謙克以吳玠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
 叔似素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郭多陷故生亮程松自興元逃
 歸金兀顏抄合攻鳳州松求援于吳玠曠始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
 及曠受金詔宣旨金使者欲得陪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尚
 未悟其變會報金兵至民大奔松亟趣米倉山而逸自蘭州順流至重慶
 猶遺書乞糧糧于曠曠為蜀王曠遣使以臣封致詔松望見臣疑為詔也

大恐即急遣使者追與之力金寶也。松受而無程出峻西向接漢曰吾今始獲保頭顯矣。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難河初天后阿麻塞居北漢。屢有元明照其履一乳三子。黃曰字完合。蒼曰字合。微赤。李曰字敦。察兒。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曰合。蒼。蒼曰散射。曰吉。押。又謂之札。即刺氏居于高祖之北。與畏羅力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德祿于達旦。烈祖諱葉速珠。字敦察兒之九世孫也。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還次于跋里溫盤陀山而生子。烈祖因以帖木真諱之。是為太祖皇帝。烈祖卒。太祖皇帝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入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皇帝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于各爾班來思之野。泰赤烏等敗去。太祖皇帝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帖木真。承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太祖皇帝。泰赤烏部遂微。既而太祖皇帝為塔塔兒部所執。其部人檢魯罕失刺。密釋太祖皇帝。且命子赤老溫。要質焉。未幾塔塔兒部叛。金太祖皇帝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太祖皇帝為察兒。充魯。稱中國之招討使也。太祖皇帝以克烈乃蠻二部。橫威。事之甚謹。乃蠻反。使掠之。太祖皇帝來援于月兒斤部。月兒斤殺其使。太祖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六百六

皇帝怒。與戰於京蠻盤陀山。月兒斤大敗。太祖皇帝還居于塔刺達之野。諸部為克烈所敗者多。歸焉。已而克烈王可汗。暴戾其族。王可汗之弟也。力可哈剌不能堪。叛歸乃蠻部。共立赤羅赤為可汗。以兵敗。王可汗盡取其衆。王可汗出走。太祖皇帝以其與烈祖攻有奸。自法羅連河迎之。會于土兀達河。結為父子。因攻滅里乞兒都魯二部。掠其寶財。以給王可汗。王可汗部衆亦稍有歸者。太祖皇帝遂與共攻乃蠻部。孟孫可汗戰于黑辛八石。盡取其衆。王可汗漸強。因言太祖皇帝之得人。欲圖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辭去。次于撒里川。而王可汗移居于土兀刺河。王可汗之子赤剌答等。率衆至。為乃蠻部所掠。王可汗復遣人告太祖皇帝。帝攻乃蠻。以報之。太祖皇帝即遣博兒朮。博兒忽。木罕。黎。赤老溫。四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歸于王可汗。太祖皇帝復與考第。梨。只。合。撒兒。攻乃蠻。大敗其衆。而還乃蠻部。因是。其歸太祖皇帝。乃會王可汗于薩里川。不。會。言。薩。薩。師。裝。攻。泰赤烏部。大戰于斡難河。泰赤烏部長元思。敗走。於是。赤剌答。等。五部會盟。將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祖皇帝迎戰于益亦刺川。大敗之。而王可汗之弟札阿。紐。字。等。怒。王可汗。殘。忍。逃。降。乃蠻。王可汗。以。衆。居。于。忽。八。海。牙。山。太祖皇帝居于撒魯兒山。塔塔兒部與赤剌答等亦部亦怨。梨。只。合。

微兒侵掠。會于斡河。共立札木台部長為葛兒可汗。將攻太祖皇帝。太祖皇帝帥衆與諸部戰于海刺兒帖尼大魯罕之野。敗之。葛兒可汗遁去。在吉刺部。遂降于太祖皇帝。自王可汗為下所逐。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益勦。金泰和二年秋。乃發孟孫可汗率六部之衆。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祖皇帝與戰于門赤壇之野。會大室乃蠻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不札關。或哥兒山。王可汗居于別里怯沙陀中。太祖皇帝求婚于王可汗。王可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疎之。葛兒可汗聞之。往說王可汗之子赤剌哈言。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可汗亦刺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地。泰和三年。王可汗與赤剌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以為誠。然而往。王可汗之牧馬人乞失力與第拔歹知其謀。以告太祖皇帝。帝。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可汗戰于合蘭只之野。王可汗屢敗。夫中亦刺哈之類。乃歛兵。太祖皇帝次于斡兒弩兒。有騎四千六百。因循哈勒合河而進。至董哥澤。遣阿兒海。數言于王可汗曰。昔汝每律可汗。謂汝奪其兒。忽兒札思。思孟孫可汗之。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通汝于哈刺溫之。隨汝窮追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借汝以室。壯備。歷險阻。以破其國。每律可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為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六百六

十七

按奉。故我事汝如父。爾。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救。汝得至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汝加害于我。我王可汗大怒。欲止亦哈刺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身因建兵。太祖皇帝與本華黎博兒木濟兒。忽赤老溫。飲水于班木河。誓必報其讎。遂大會諸部于斡難河源。而遣擊王可汗于微撒兒運都山。大敗之。王可汗與赤剌哈以數騎逃。至控摩兀孫河。乃變部人。執王可汗殺之。赤剌哈奔西夏。亦為人所殺。先烈遂亡。太祖皇帝以乞失力拔歹有功。命為千戶。賜號答剌罕。因大獵于帖麥埃川。宣布號令而還。乃發太陽可汗。遣月忽難告于王。孤部長阿刺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若能益吾石翼。奪其孤天乎。阿刺忽思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具以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諸部于帖木埃川。謀攻乃蠻。以虎剌來哲別二人為前鋒。與乃蠻太陽可汗。滅兒乞部長脫脫先烈。部長札阿紐。守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并札木合。兒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立部戰于埃臺。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益以強。威泰和五年。遂攻西夏。破乃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斝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遺衛王允濟往靖州。受太祖皇帝之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六七

貢允濟奇太祖皇帝秋觀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
不許太祖皇帝聞中賊之蒙古賊乃蠻執益祿可汗以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十八